

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丛书之一



吴芳吉诗文选

WU FANGJI SHI WEN XUAN

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

选编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丛书之一

吴芳吉诗文选

WU FANG JI SHI WEN XUAN

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

选编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芳吉诗文选 / 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选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80736-652-2

I. 吴… II. 白…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5360 号

吴芳吉诗文选

著 者 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选编

责任编辑 韩宏伟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成都白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1

插 页 8 页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652-2

定 价 27.50 元

网 址 WWW.sqcbs.com

前 言

吴芳吉生活的时代，正是作为诗的国度的中华诗词，被一些人当作封建糟粕扔进垃圾堆，而奢望取而代之的新诗，“没有节调，没有韵”，人们不买账。鲁迅说那是新诗“在交倒楣运”。生逢其时，天降大任。吴芳吉勇敢地站出来，高举革新大旗，指出：“复古固为无用，欧化亦非全功。不创新，终难继起。”主张“以旧文明的种子，入新时代之园地”。不囿传统、不弃传统。坚持按他“与时俱进”的理念，从诗歌理论到诗歌创作，独树一帜，孤军奋斗。不避流言，不畏蜚语，不走极端，迎难而上。在社会思潮的洪流中搏击而进，选择了一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却荆棘丛生的创新之路，用他的血和肉开创出一片崭新的诗景。他创作出以《婉容词》为代表的大量脍炙人口、历久不衰的诗歌，应验他的诗歌理论；又用他论辩完备、犀利公允的诗歌理论，为他的诗歌破棘开道，晓示世人。形成具有“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雅不俗，不激不随”特色的“白屋体”诗歌。在那个中华诗词似乎奄奄一息、舶来诗歌确乎浮躁倒楣的时期，吴芳吉为神州大地保存着一束闪闪发亮的星光，“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

时来运转，经过几十年的碰撞，中华诗词正从复苏走向复兴。《婉容词》仍在神州大地和华人世界萦绕，研究吴芳吉诗歌理论和诗歌实践的人已越来越多，资料却成了问题。为帮学者解研究之急，助读者阅读之需，我们从贺远明教授主编的《吴芳吉集》里，选出部分诗歌、论著、书信、日记，又从新近发现的吴芳吉遗存中挑了几篇诗文，其中有的是首次公开，汇集成册，供有志于斯的志士仁人参阅。

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

2009年5月30日

《吴芳吉集》前言

贺远明

写出《护国岩词》、《婉容词》等流传万口著名诗篇的吴芳吉先生，是“五四”前后时期一位“在诗歌创作上能独树一帜”（缪钺《回忆吴宓先生》）的爱国诗人。他的大量诗作既继承中国诗歌优良传统，又与辛亥革命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吴芳吉字碧柳，号白屋，四川省江津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于重庆。先生少即颖慧过人，十岁学诗，十三岁因写出《读外交失败史书后》一文而名噪全县，被目为神童。十五岁由四川提学使选送赴京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录取后入学不久，因外籍教师侮辱学生，吴先生被推为四川省代表，据理抗争，竟被学校开除学籍。这使他不得不为家庭生计，为个人生活而四处奔波，曾历任右文社校对，《强国报》编辑，嘉州中学、永宁中学、中国公学、明德中学教员，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重庆大学文预科主任。一九三一年，为振兴家乡教育受任江津中学校长，次年，以疾卒，年三十六岁。

吴芳吉是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相继统治时期度过他的幼年以后的一生的。那是一个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时代。国内军阀“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全国四分五裂，经常处于动乱之中，广大老百姓深受残酷剥削压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时代的风雨叩击着吴芳吉先生的心扉，悲天悯人、忧国伤时的情怀使吴芳吉的诗歌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凡读过他的诗歌的人都能体会到，与人民疾苦与祖国命运休戚相关的真情，是贯穿吴芳吉的全部诗歌创作的一根红线。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戊午元旦试笔》之三）是吴芳吉明确提出的诗歌创作准则。他的大部分诗篇都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寄予深深的人道同情，他用诗倾诉人民的痛苦，传达人民的呼声，字里行间饱浸着人民的血泪。如《两父女》所记述：“那蛮兵忽来到，歪起了牛皮的脸，蠢对着妈妈笑。妈指我柴堆中急逃，只听得妈妈几番骂吵。便扑刺刺的一刀，便扑刺刺的一刀——等我出来看时，妈妈斫倒，阿爷哭倒。一柜儿手纺的棉花，新年的布袍，尽被那蛮兵捲起已跑。”用幼女的口吻，以通俗质朴的语言白描，勾画出乱兵肆虐造成老百姓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又如《儿莫啼行》：“忆昨洪宪初，兵马来骎骎。驱男作俘虏，驱女作浮蘋。父老惧为鬼，痛哭走风尘。愿为太平犬，勿作乱世民。为犬犹有主，为民谁与亲。”以简练的语言，

生动又深刻地写出袁世凯称帝带来的深重的、人不如犬的灾难。《赴成都纪行》：“路死谁家儿，半身滥泥洿。”“一年三预征，年复兵戈创。有田不足耕，父子难相养。”“父老向我言，停午战方休。群盗喧城市，破狱出徒囚。官兵前捕剿，良莠并行蒐。君看城边路，累累挂人头。”“连年作战地，私斗何傿傿！生者薤上露，死者江上波。”“就坐不及瞬，流民聚若毛。前方围乞丐，后席列娼僚。”写军阀纷争，官吏虐民，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朝不保夕的一系列惨状，是一幅幅当时老百姓苦难生活逼真的素描，而今读诵，还令人惊心动魄。

由于吴芳吉先生的生活经历接近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了解社会真相，这使他对当时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寄予深切关注之情。以妇女为题材的诗歌《婉容词》，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全诗一开头便直接揭示这位善良弱女子的痛苦内心。接着，“自从他去国，几经了乱兵劫。不敢冶容华，恐怕伤妇德；不敢出门闾，恐怕污清白；不敢劳怨说酸辛，恐怕亏残大体成琐屑。”简练、细腻地写出她在“但凭一个老媒人，作合共衾枕”后，为了爱情而作的委曲求全的自我约束，表现出她对爱情的纯洁忠贞。然而这纯洁忠贞换来的却是“给你美金一千圆，赔你的典当路费旧钗钿。你拿去买套时新好嫁奁，不枉你空房顽固守六年”。这残酷的现实使她终于不得不选择在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为求解脱而走的道路，用投河自杀来保持她对爱情的忠贞。全诗通过一系列心理和环境描写，塑造出一个善良纯洁、忠于爱情然而命运十分不幸的妇女形象，深

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与资本主义所谓的“婚姻自由”的残酷性和虚伪性——都是以牺牲妇女利益为基础——表现了新旧嬗变时期中国妇女婚姻的历史悲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其现实主义的灿烂的光辉，至今仍耀眼夺目。

吴芳吉先生爱国忧民的情怀，还充分表现在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竭诚拥护和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坚决捍卫上。他对有功于民国的吴禄贞、宋教仁等，都专门写诗颂扬，特别是对再造共和的蔡锷表现出崇高的敬仰和沉痛的悼唁，《思故国行》、《赫赫将军行》、《护国岩词》等诗篇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读起来令人心潮震荡。《思故国行》在写蔡锷的一章中先写袁世凯不可一世的声势：“一冕值百万，一袞绕九龙。……沉香雕宝座，金石镂鼓钟。羽林排辇道，簇仗绕复宫。欲令天下民，九顿三鞠躬。欲掩天下口，敢怒不敢诤。欲将天下业，子孙世不穷。”然后在此背景下展现蔡锷的英雄风采：“矫矫我蔡公，谈笑薊北空。顺天从民意，护国西南封。五日下戎郡，惩创陈宦锋。十日战巴水，曹锟蛰如虫。”最后以一唱三叹：“我登五峰岭，原野莽濛濛。犹见高勋业，永与天地终。长望一挥泪，振衣唱《大风》。”抒发对这位护国英雄的无限深情的怀念。

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敌救亡，是吴芳吉先生诗词创作的又一重大主题。《巴人歌》以浓墨重彩描绘十九路军战士奋不顾身、英勇沉着、克敌取胜的鲜明画面：“健儿一齐起，起从深雪里。猛进寂无声，纷如聚白蚁。血热失天寒，挥刀汗被体。何物‘太和魂’？软弱如裁纸。……我军战壕中，高唱彻南斗。沉

着不轻击，见惯若无有。待尔百步间，炮鸣龙出湫；待尔十步间，枪发鱼穿柳；待尔跬步间，弹掷泥封甬；待尔分寸间，剑回春剪韭。”还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汽车司机的光辉形象：“且若阿毛胡，墙隅汽车夫。……诱令敌军供转输，行程一次百金租。……数贼监临敢自遁，车中何物累连珠？一枚毒弹几头颅，几许吾民血应枯。无须挂虑笛呜呜，公大纱厂门前途。波光一闪识黄浦，波臣含笑遥招呼。车身猛转波间去，风定波平万象苏。”并以“长期抵抗不因今日休，民族醒来要从此时起。”表明他迫切希望民族觉醒的激昂情绪和长期抗战的坚定信念。吴芳吉先生在江津中学师生集会上朗诵这首诗时晕倒在讲台上，医治无效，于数日后逝世。这真是他以生命写成的诗篇，气壮山河，激励人心，应当与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正气歌》一样，永垂不朽！

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切的爱，使吴芳吉先生对祸国殃民者产生压抑不住的民主义愤，笔锋直指窃国大盗、反动军阀、腐朽官僚，向他们口诛笔伐，进行无情揭露和抨击。在《思故国行》后一部分，他以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笔触勾勒当时反动统治者的群像：“彼猩猩，国务卿。彼魑魅，勋一位。彼蝮螭，嘉禾章。狐与鼠，为民主。民之贼，督军列。虎之伥，秘书长。”对人民苦难的深厚的人道同情，对害民贼的强烈痛恨，使诗人乃至点名道姓的指斥，在《北门行》中，他就明白点出当时湖南内战双方的祸首：“他杀尔夫，他杀尔夫！茶陵谭公子，衡阳赵把都。”《曹锟烧酆都行》更在标题上就揭露了这个袁世凯走狗的滔天罪行。

由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无数先

烈抛头颅、洒热血争取的民主制度，这使吴芳吉先生的心始终与祖国、与人民、与时代一起跳动；这使吴芳吉先生的诗笔始终紧紧扣住现实政治盛衰的脉搏，用自己的笔反映众多与国家安危有关的重大事件。他的诗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深刻写照，是当之无愧的诗史。当前，我们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情操，吴芳吉先生的诗歌也是一份生动的文学历史教材。因而，将他的遗作重新整理出版，不仅是发潜德之幽光，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吴芳吉先生既是一个能面对现实为民生多难而哀吟的人民诗人，又是一个具有鲜明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的时代歌手。他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上多前人未辟之境，艺术上还能博采众长，含英咀华，既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诗词和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从西方文学中吸取有益营养，在转益多师的基础上，自辟蹊径。他善于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有的用纪事体逐层铺叙；有的用比兴体寓言托物；有的笔意宛转，一波三折；有的构思精巧，浮想联翩；有的情景相生，半虚半实；有的属对精巧，律法严整；有的善用实字做句眼而见出提炼之工；有的善用虚字斡旋而得跌宕之神，这就使其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质朴无华的；有沉郁顿挫的；有雄奇瑰丽的；有明朗清新的；有苍凉慷慨的；有含蓄隽永的。吴芳吉先生对中国诗歌艺术的独特贡献，则尤在于他在创作中虽基本沿用传统旧体诗的体

裁，却并不墨守成规，而是进行诗词改革的探索，在语言和形式上有蝉蜕式的创新，独标一格，自成一家。他的代表作《护国岩词》、《婉容词》、《两父女》、《笼山曲》等，广泛地吸收了诗、词、曲、鼓词、弹词、民歌及一些外国诗歌运用语言的技巧和表现手法，熔铸而成新体。这些诗篇，融口语入诗而不伤典雅；以五、七言为主，而以三、四、六、八、九、十言乃至十几个字的语句相间，既符合语言的自然，又能保持旧体诗声调铿锵、音韵和谐的声律美；既突破旧体诗句式和音韵的严格束缚，有利于充分表达现代思想感情，又未丢掉诗歌语言应具有音乐美的艺术特性，防止了把诗写成散文的弊端，因而我们可以说，吴芳吉的诗是具有新理想、新意境的现代诗，是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现代诗。

这里，我们试以《护国岩词》为例，简略分析吴芳吉先生这类诗歌所独具的艺术特色。诗首先以长短不齐、明白如话的语言开头，简明概括全诗主要内容：“护国岩，护国军，伊人当日此长征。五月血战大功成，一朝永诀痛东瀛。伊人不幸斯岩幸，长享护国名。”接着，“忆当日，几纷争？阊阖无扰，鸡犬不惊。问民病，察舆情，多种桑麻与深耕。视屯营，抚伤兵，瓦壶汤药为调羹。雪山关，永宁城，旌旗千里无人闻。”这一段类似快板的诗句，语调轻快，像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地刻画出将军对人民和士兵的真切关怀爱护，抒发了诗人对将军衷心赞美之情，更吸引读者迫切想知道这位将军是谁。然而诗人却“盘马弯弓故不发”，转而写景，“芳草绿侵岩畔马，夕阳红透水中云。”联语对仗工整、典雅清新，画一般描绘出明丽绚烂的饱含诗意的景色，真是

衬托这位风流儒雅将军的绝好背景。从句式看，由散到整，自然停顿给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增强了情感表达深度。势已蓄足，然后：“伊何人，伊何人？牧童伴，渔父邻；滇南故都督，护国总司令；七千健儿新首领，蔡将军。”以问句发端，引人注目地正面推出蔡将军。句式的参差不齐，节奏的错综多变既显示气势之壮，又准确表现了诗人心情的激动，使蔡将军一出场便给人深刻的印象。至于战争场面该诗更写得精彩纷呈：“‘报将军，敌来矣！东城已破北城启。漫天漫地索虏声，如潮澎湃蜂拥挤。蹄迹蹴跋已动墙，喇叭喧喧渐盈耳。百姓去空兵全徙，将军上马行行矣！’将军回言‘敌来耶？星稀月朗夜何其！束吾行囊卷吾书，执吾辔揽荷吾旗。敌兮敌兮吾知彼，小别矣纳溪。’”由于巧妙地运用象声词和描摹环境的词句，生动地写出敌军之众，敌势之盛，军情之急；而对蔡将军的语言，则使用舒缓的语调，刻画他在大敌当前时仍然从容镇定。两相对照，形神兼备，蔡将军过人的胆略和料敌决胜、指挥若定的儒将风度，跃然纸上，光彩照人。诗中还恰当地运用对话的形式：“进营门，‘报将军！’‘尔何人？’‘我乃江上野农民，业采薪。’‘尔何云？’‘北兵偷向江南侵，艫舳二十四，舳板如鳞。’‘来何处？’‘二龙口下马腿津。’‘远几许？’‘四十里弱三十赢。’”简短扼要的对白，急促的节奏，栩栩如生地再现当时的场面；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人民及时反映军情，渴望蔡将军胜利的迫切心情；深刻地写出蔡将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揭示这位将军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以寡胜众的根本原因——捍卫民主兴师讨袁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蔡将军的胜利虽再造了共和，却

并未能根本改变一切，军阀纷争且愈演愈烈，这使诗人不能不以深沉的叹息结束颂诗：“今日者，岩无恙，只苍藤翠竹增惆怅。……一片天府雄国干净土，割据成七零八落肮脏浪荡。顾山高水长空想望，益令我思良将！”摇曳生姿的长句与沉着有力的短句相间，充分表达诗人感今怀旧的沉郁心情。全诗多角度、多侧面表现蔡将军与人民的鱼水深情，突出蔡将军为人民、为民主而战的精神风貌，塑造出一个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这首诗，句式运用灵活多变，挥洒自如。描绘景物，铺叙背景，抒发委婉曲折的感情，多用七言；叙述原委多用五言；而在情节发生波澜，或表达人物强烈感情时，则多用长短句。这不仅使全诗显得十分生动活泼，还有力地表现了感情的波澜起伏，琅琅上口，声情并茂，做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这首诗在当时传诵不衰，绝非倖致。

几十年来，现代新诗之所以尚未能在群众中以上口成诵的方式（超越书面阅读）更广泛地流传，这与许多新诗作者不重视诗歌语言的音乐美有关。因而，吴芳吉先生在诗歌音韵格律方面的改革探索和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当代新诗作者借鉴的。

三

吴芳吉先生的诗论也是具有特色的。他虽对新文化运动持保留乃至反对的态度（这是先生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并不否定新诗。他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中说：“表情的方法既不能人人相同，做诗的格调自必个个有异。……诗既无文话白话之分，是

彼此均属一家；诗纵有文话白话之分，亦不妨各行其是。……须知诗的佳处，不在文字与文体之分别，乃在其内容的精彩。”可见他是承认新诗的，只是认为新旧诗不应互行排斥，强生分别，而应各行其是，重要的在于内容是否精彩，持论是颇通达的。

他的诗论不仅不坚守旧诗壁垒，而且还特别注意诗与现实的关系，强调诗歌的时代感与现实性，要求诗歌随时代发展而相应变革，以利于从现实出发反映时代的特征。他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中说：“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余以民国之诗，当有民国之风味，以异于汉、魏、唐、宋者，此格调之不能不变者也。……处今之世，应有高尚优美之行，适于开明活泼之际者，此意境之不能不变者也。”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还明确提出：“我丁新运，我长新邦，我接触新事，我习尚新俗，我诗虽欲不新，其何可得？……是以吾人非反对今之新诗，乃反对今之伪诗。”他所谓的伪诗，是指脱离现实不能反映时代的或不具有诗的美学特色的作品。从反对伪诗这一点出发，他不只是批评了一些新诗人的诗作，对当时著名的旧诗人樊增祥、易宝甫、陈伯严、郑孝胥等，还进行了更严厉的批判。他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一文中，斥责樊、易为“无聊”，批评陈、郑“对旧诗也没有发挥丝毫特色”，指出由于他们写的旧诗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导致了旧诗的衰落，其严厉的程度，远远超过其对某些新诗的批评。

什么是他所谓的真诗呢？他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指出：“故有兴有材，有字有句，有体有格者，而后可以

为诗。”在同文中他还以《黄克强先生哀辞》为例，对兴、材、字、句作了较具体的说明：“思慕英雄，感慨当世，真诗兴也。手泽犹新，斯人已故，真诗材也。色彩纯一，真诗字也。语调苍凉，真诗句也。”前面他曾解释何谓体、格：“一篇之中有适意，有适韵，有适字，有适句者，体也；无俗意，无俗韵，无俗字，无俗句者，格也。……故体以形言，格以品著。”可见他所要求的真诗，就是具有真挚的思想感情，现实的生活内容，精美的艺术，脱俗的风格。这种理论，现在看来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五四”前后以提倡新诗发端的文学革命运动，已经历史证明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深远影响。但当时胡适等评价诗的优劣，往往只注意其是否白话，却对诗的美学意义缺乏应有重视。吴芳吉先生则是以诗人论诗，故持论常能探赜索隐，直凑精微，深入诗心。只要客观地研读当时有关争论文字，就不难看出吴芳吉先生表现出高于他的论敌的艺术欣赏能力。由于胡适的诗论，正如吴芳吉先生在《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所指出：“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有艺术之道理。”不重视诗的审美价值，不重视诗的美学特色，导致其写一些不是诗的“诗”，开了后来“标语口号诗”的先河。而重视对诗的美学要求，则是吴芳吉先生论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他在《谈诗人》中说：“现在报纸上所登出的新诗……因为要做白话，连修辞也不讲究。对于文学的美……简直没有几人过问。于是在形式上……看不出一种外美，在精神上……看不出一种内美，所以令人不耐咀嚼。美虽有庄严、神秘、宏壮、激烈、安静、慈悲种种之不

同，而诗之必要有美，然后得以成立，总是不能非议的。”他还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与吴雨僧书》中说：“近於诗恒怀四旨：无忠厚之气象，不足以矫偏欹；无热烈之感情，不足以动凉薄；无美艳之辞章，不足以滋枯朽；无自由之格调，不足以言创作。”以真美善统一的观点，就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审美标准。要求诗必须要美，是吴先生诗论中的合理内核，同他的诗歌创作一样，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认真加以研究，使之在当代诗歌的发展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

吴芳吉先生的诗歌，应当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却长期受到漠视，被排除于现代文学史之外，其理由只因为他基本上用传统的旧体诗的形式写诗，而未用“五四”以来流行的新诗的形式写诗。不问诗的内容是否有现实性，是否有时代意义，仅以用什么形式为准来决定取舍，这显然是一个偏见。但因由来已久，遂习非成是，被许多人视为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思想的解放，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有识之士开始冲破这一偏见的樊笼。叶圣陶先生对如何看旧体诗词曾提出正确意见。他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宣言》中说：“记得有个旧瓶装新酒的比喻，诗词虽然是旧形式，跟‘五四’以来提倡的新诗一样，也能反映这个时代的生活。所以我想，瓶子无论新旧，咱们总希望瓶子里装的酒又香又醇，总希望能用精粹的语言，表达